

晴
紅
廬
彌
詠
水
四
齋



卷之三



重圖棗校牡
丹亭還魂記

暖紅室彙刻臨川四夢之一

玉茗堂還魂記序

載竹林堂本

火可畫風不可描久可鏤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邱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旣絕古文詞詩歌尺牘元貴浩鮮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顏糟粉肉響屢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
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序讀未三行人已魂
銷肌粟而安頓齧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
者真笑笑卽有聲啼者真啼啼卽有淚歎者真歎歎
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輭
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
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
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
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

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祇要插
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草拾得珠還蔗不陪榦
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
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
貶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
皆若士元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風吹氣生活之者
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
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
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

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撾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爲妬語大覺煩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
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
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余不知音律第
麤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
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
士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
仙鐵遂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
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天
下護之也天啟癸亥陽生前六日山陰謹菴居士王

思任題於清暉閣中

陳仲醗曰湯太常詞得王比部一敘遂覺物必有
對色上起色影中幻影珠裳玉黻之前卻綴一行
吉光繡襯也

米仲詔曰提酥合塔之手卽義仍亦以此事推季
重便謂莊子注郭象應早首肯矣

牡丹亭還魂記題辭

天下有情女子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卽病病卽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

事余稍爲更而演之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
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盡自
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二云理之所以無安知情之
所必有耶萬麻戊子秋清遠道人題

明史本傳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

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
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
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
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
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
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
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
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
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

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
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
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
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
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
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
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
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
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

豎而顯祖蹭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旣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玉茗先生傳

載蔣士銓臨川夢

湯顯祖字義仍一字若士江西臨川人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有文在手年二十一舉於鄉忤陳繼儒遂以媒蘖下第萬厤五年再赴會試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致海內名士以張之延顯祖及沈懋學顯祖謝弗往懋學乃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歸六年迨居正歿之明年癸未始成進士與時宰張四維申時行之子爲同年二相招致之又不往除南京太常博士久之稍遷祠部朝右慕其才將徵爲吏部郎上書

辭免十九年閏三月以彗星變詔責諫官欺蔽大開言路顯祖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陰扼臺諫語伉直數千言謫徐聞典史至任日立貴生書院講學士習頓移陞遂昌知縣滅虎放囚誠信及物翕然稱循吏二十六年戊戌投劾歸不復出辛丑外計追論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曰此君高尚久矣不應考法主計者曰正欲成其高耳竟削籍里居二十餘年父母喪時顯祖已六十七齡明年以哀毀卒遺命以麻衣草屨歟顯祖志意激昂風節遒勁平生以天下爲